

[日] 木崎千秋 / 著
[日] 一色箱 / 绘
冯锦源 / 译

博多豚骨 拉面2

HAKATA
TONKOTSU
RAMENS



博多豚骨 拉面2

HAKATA
TONKOTSU
RAMENS.

[日] 木崎千秋 / 著

[日] 一色箱 / 绘

冯锦源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多豚骨拉面. 2 / (日) 木崎千秋著; (日) 一色箱绘; 冯锦源译.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106-04912-6

I. ①博… II. ①木… ②—… ③冯…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9842号

原著名:《博多豚骨ラーメンズ2》, 著者: 木崎ちあき, 绘者: 一色箱, 设计: 鈴木亨

HAKATA TONKOTSU RAMENS 2

©CHIAKI KISAKI 2014

Edited by ASCII MEDIA WORKS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4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Tokyo.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8 by Guangzhou Tianwen Kadokawa Animation & Comics Co., Ltd.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策划并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7-9480号

本书为引进版图书, 为最大限度保留原作特色、尊重原作者写作习惯, 故本书酌情保留了部分外来词汇。特此说明。

博多豚骨拉面2

[日] 木崎千秋 著 [日] 一色箱 绘 冯锦源 译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ygb@126.com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 (广东) 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90×1240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148千字

书 号: ISBN 978-7-106-04912-6/I · 121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57562

官方网址: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 (广州) 律师事务所



目录

· CONTENTS ·

INNING	开球	第一局	第二局	第三局	第四局	第五局	第六局
上半局	001	008	036	060	074	097	110
下半局		020	053	068	090	103	121

第七局	第八局	第九局	加赛 第十局	加赛 第十一局	加赛 第十二局	采访 比赛功臣	后记
130	156	173	182	195	224	235	242
146	166	178	185	210	232		



开球

“我是一名杀手，今天来要你的命。”

猿渡俊助简短地说道，接着晃了晃手中的小刀。

面前的男人吓破了胆，这倒也情有可原，毕竟他正泡在自家浴缸里放松身心，没想到会有有一个手持利器的杀手突然闯进浴室。

“拿着。”

男人见猿渡把小刀递过来，更加不明所以。

“咦？”

他原以为对方要干掉自己，不由得大张着嘴直视猿渡，搞不清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莫非这是圈套？他看上去一头雾水。

“来，”猿渡抓住小刀的刀刃，将刀柄朝向对方，“握在手上。”

“啊？这是……为什么……”

“快点。”

在猿渡的催促下，男人只得战战兢兢地接过小刀。

“一刀了结也太无趣了，给你一个机会吧。”猿渡微微一笑，“能打赢我的话，就放你一条生路。”

听了这番话后，男人的神情变得紧绷。此刻他一丝不挂，手里拿着一把小刀，而身穿休闲卫衣和低裆裤的猿渡却手无寸铁。也许

是觉得自己胜券在握，男人猛地从浴缸里站起来，洒出一片水花。

“哇啊！”

男人凄厉地吼叫着，往前扑了上去，将小刀刺向猿渡的胸膛。猿渡一掌打在他的手上，将刀刃拨开后，又对着面门给了一拳。趁他脚下不稳之际，猿渡抓住他的后脑勺摁进浴缸里。从男人口中涌出的空气化作气泡升到水面上，让人联想到按摩浴池。他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了，猿渡的胜利来得轻而易举。

杀手叹了一口气，最后还是以无趣收场了。

谋杀公司的员工可没有通常所说的节假日，辞旧迎新之际也得照常上班。哪怕今天是除夕，他们也奔波在外。工龄已达七年的猿渡并不例外，得手后马上赶回公司，向上司和客户做汇报。此时已过正午，饥肠辘辘的猿渡便走向员工食堂。

年末公司繁忙，午餐时间的食堂挤满了员工。猿渡要了一份烤鱼套餐，坐到角落里享用。他吃了几口，便看见一个同事端着咖喱猪排饭朝这边走来。那个人姓阮，来自越南，五官分明，皮肤黝黑，看着像外国人，在人群中很显眼。

“辛苦啦。”阮在猿渡的对面坐下，看了一眼他的面色，苦笑着说道，“你好像很累啊，值了夜班吗？”

“嗯……”猿渡吃了一口米饭，点点头，“干掉了个弱不禁风的家伙。”

猿渡回忆起早上的工作。听说目标是一名杀手时，他本来还觉得有点刺激，没想到那家伙只是徒有虚名，解决起来不费吹灰之力。

这不是头一遭了。自从进了公司，他接到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任务，找不到丝毫的成就感。从来没有哪个对手能威胁到他的性命，一个个都没能还手就死在了他的手下，这让他窝了一肚子火。

他可没有恃强凌弱的爱好，殊死搏斗的强大对手才能让他产生兴趣。他此刻感觉自己就像在对战一支弱旅的比赛中，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于垃圾时间上场的替补投手。他想要一场激战，想在比分胶着的局面下与强队那些状态绝佳的击球员狭路相逢，赏他们一个连续三人三振出局。

“什么差事到了你的手上，都变得没有难度了。”阮笑着说道，他和猿渡进公司的时间差不多，最了解对方的实力，“看来公司实在忙得不可开交，才会把清理虾兵蟹将的活儿交给你。”

“公司似乎一年比一年忙了，还得接着招兵买马才行。”

尽管每年都有新进员工，可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虽说人员更替在各行各业都不算稀奇，但在谋杀公司里尤其明显。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辞职、失踪和殉职的人数超过了新进员工的数量。

“说到招兵买马，”阮忽然想起了什么，“今年新来的那个叫齐藤的人，听说被发配到福冈了。”

“齐藤？”

“就是那个看起来很不经打的家伙，之前就坐在你的隔壁。”

“哦……”猿渡总算有印象了，“是有那么一个人。”

隔壁桌的新人好像是姓齐藤来着，但不知从哪天起，他的桌子就被收拾干净了，再也没有在公司露过面。

“为什么会被发配呢？”

“议员那个任务失手了，还是我给他擦的屁股。”

“哦。”

猿渡一向独来独往，对齐藤也没多留意，只记得他曾哭哭啼啼地写着检查。

“话说回来，他也真够倒霉的，居然被调去福冈。”阮喝了一口水，把满嘴的咖喱饭冲下肚去，“那里可是同行们争得头破血流的地方，也太难为新手了，听说福冈还有不少‘专杀杀手的杀手’。”

“专杀杀手的杀手？”猿渡还是头一回听说，放下筷子抬头问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你不知道吗？就是以杀手为目标的职业杀手。”阮拿勺子对着猿渡的脸，“其中有一个厉害的角色，干掉了我们的好几个同事。”

“专杀杀手的杀手……”猿渡寒毛倒竖，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在他的全身上下游走，心跳也渐渐加快。

“是非之地就是不一样啊。”阮嘟囔道。

厉害的角色、专杀杀手的杀手、是非之地——这些关键词在猿渡的脑海中反复出现。他想象着自己和那个专杀杀手的杀手迎面对决的情景，两人将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那正是他梦寐以求的

一幕，也许可以借此填补心中的空洞。

“阮。”

“怎么了？”

猿渡冷不丁地说道：“我打算辞职。”





第一局上半局

第九局上半局，比分战成三比三平。这是最后一局了，在一人出局满垒的危机下，齐藤投的球被击球员打回，慢慢地滚向游击手。那是一个普通的地滚球，齐藤暗想可以形成双杀。

游击手林宪明守株待兔般摆出用手套接球的姿势，头上的马尾辫迎风飘扬。

然而，球没有落进他的手套，而是从他两条结实的细腿之间穿过，滚向了外野。在左外野手把球丢回来之前，有两名跑垒员轻松地回到了本垒。比分变成五比三，还是被拉开了差距。

而且，一垒和三垒上都有人，情况依旧不容乐观。齐藤调整好心情，目光紧盯着下一个击球员。重松指示他投外角偏低滑球，他点点头，转身将球抛出，击球员也挥出了球棒。

不巧的是，球再一次飞向游击手，构成了双杀的机会。齐藤有点担心，不过林宪明还是有惊无险地接住了球。

“给我！”

远处的二垒手马场善治大喊着跑向二垒，林宪明飞快地将球换到右手，朝他丢了过去。

“啊……”

球却丢偏了。马场急忙伸长胳膊去抓，可惜没够着。球在外野兜了一圈，三垒上的跑垒员顺利得分，一垒的跑垒员也登上了三垒。

“投准一点行不行？”马场略显不耐烦地对林宪明说道。

游击手失误传球送了对对方一分，比分变成六比三，一人出局，一垒和三垒上有对方球员。下一球同样飞向游击手，尽管地滚球来势汹汹，林宪明仍然用身体挡下了。他急着想将球扔向二垒，不料脚底一滑，球也脱手了。他赶忙抓起球，却又一次投偏了，好在二垒的马场扑向地面接住了球。马场触垒后，本想传球到一垒形成双杀，眼看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作罢。局面变成二人出局。

“你在搞什么？”

面对林宪明一再出现的失误，马场终于忍无可忍。只见他气呼呼地冲向游击手林宪明，一把抓住对方的衣领说道：“真受不了，都怪你犯了这种低级错误！”

平时和蔼可亲的马场一碰到与棒球有关的事，就会性情大变。

“放手！”林宪明甩开他的胳膊，龇牙咧嘴说道，胸前那行“TONKOTSU”已经被对方扯得歪歪扭扭，“马蠢，你真是吵死了！”

“你才犯蠢！”

二垒手和游击手尤其需要默契，此时他们却在二垒上大吵起来。

“你们别这样！”一垒手马丁内斯用蛮力扯开扭作一团的两人，“还在比赛呢！”

林宪明转身背对马场，踩平地上的泥土后，又看了一眼投手丘

上的齐藤，压低帽檐小声说道：“抱歉。”

他能这么坦诚地道歉，倒是令人意外，看来他的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

林宪明最近才开始学习和人相处，过去他总是独来独往，不擅长与人合作。第一次接到触击球牺牲打的指示时，他甚至愤怒地抱怨：“凭什么要我为了别人而出局啊？”如今他却肯一板一眼地参加棒球比赛，在齐藤看来，他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因此，齐藤也不忍指责他的失误。

在闷热的六月天里，体力渐渐耗尽，但齐藤还是打起精神来。他摘掉帽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汗，咬紧牙关投出下一球。他要尽快让对方的击球员出局，以结束这一局，投球时要极力避免让它再被打向游击手。可惜这些杂念使他用力过猛，球路变得过高。他在控球上发挥不稳定，最后迎来了四坏球的苦果。

面对下一名击球员时，压力过大的齐藤又投出一颗毫无变化的安全球，被对方打个正着。齐藤立刻暗叫不好，眼看着白球向右外野越飞越高，最终翻过了防护网。这记三分本垒打过后，他们大势已去。

齐藤几乎气馁了，但之后仍奋力投出一记直球，总算靠一垒界外球结束了漫长的防守局。

哪怕只是一场业余球队之间的练习赛，一局之内连丢七分也太不寻常了。虽说队友的失误也是一个原因，但齐藤仍旧过意不去，

只好用毛巾裹着头，无精打采地坐在休息区里。

“我说啊，林。”马场没好气地叫道。

林宪明正坐着喝运动饮料，听到马场叫他的名字后，一脸不乐意地问道：“什么事啊？”

“我都说破嘴皮子了，遇到刚才那种情况，你应该朝我的胸口传球。”马场不依不饶，“比赛时不要分心啊，居然让球穿裆而过！”

“我有什么办法，球弹在地上改变了方向。”

“别找借口了。我一直都和你说了，目光要紧盯着球不放。”

林宪明还是初学者，齐藤觉得区区一场练习赛，马场未免太严格了。

林宪明低头说道：“真啰唆。”

“球难免会在凹凸不平的场地上乱弹，你要把整个地面的状态都考虑……”

“啊！”林宪明忍无可忍，大喊道，“烦死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我可是好心给你建议！”

“要你管！”

眼看两人又要打起来了，队友们急忙上前劝架，重松和次郎将他们隔开来。

“别吵啦。”

“二垒手和游击手可不能闹矛盾。”

再怎么争执不下，比分落后的事实也不会改变。齐藤觉得是自

己制造的满垒危机让队友之间（其实也就是那两个人）发生了摩擦，越发沮丧地垂下了头。

“落后七分啊……”场上的比分是十比三，面对巨大的差距，教练源造却笑嘻嘻地说道，“没事，会有办法的。”

比分如此悬殊，齐藤不明白他的信心从何而来。

这时，源造双手一拍，提议道：“这样吧，下一局没发挥好的家伙得认罚，我说的是除了投手齐藤以外的八名野手。”

“好主意。”主攻手马丁内斯第一个表示赞同，“垒打数最少的人请所有人吃饭，怎么样？”

“好。”

“有意思，我同意。”

擅长长打的第三、第四、第五棒都爽快地答应了，一旁的大和却皱着眉说道：“不会吧？”

“偶尔这么玩一下也不错。”榎田居然很起劲。

“林有三次失误，垒打数从负三开始算。”

“哪有这种道理？”

“这是当然的，谁让你拖了队伍的后腿。”次郎笑着说道，“再说了，这一局你是第一个上场击球，机会也比别人多。”

林宪明大概也觉得自己有责任，没有再反驳，只轻轻地骂了一句“可恶”，便起身戴上头盔，开始热身。

第九局下半局，攻守交替，进攻权回到拉面队的手中，第一个